

序

董 健 陆 炜

2003年,我们编撰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收录了1898-1949年中国戏剧剧本提要4492篇)出版。本书名曰《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收录1949-2000年中国戏剧剧本的资料,与前者衔接,是前者的姐妹篇。

对于《总目提要》这样的史料建设工作的意义,《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序》中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论述。该《序》写于2002年,所以站在世纪之交的位置,提出戏剧研究要补课,其中就包括补戏剧史料学的课。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往往忽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习惯于不顾事实地讲大话、空话、套话,八股气十足,这是一种极坏的学风。……翔实客观而丰富的史料,能堵住那些说大话、空话、套话者的口,能叫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者由于学风的虚夸不实而把历史当作泥团来任意捏弄的人难行其道,能叫那些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框架’、‘体系’顷刻坍塌。这就是我们不恤琐屑、不辞辛劳地从事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初衷。”时至今日,这些话所说的意思并没有过时。因为从文革结束以来,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固然大为消减了,但政治实用主义仍然畅行其道,而由于社会浮躁心态和教育政策、体制存在弊病的缘故,学风的虚浮不实变得甚嚣尘上,已成弥漫学界之势。于是,注重扎实的史料学建设仍然具有匡正学风的时代性的意义。

实际上,史料学建设,尤其是在史料学中具有基础意义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从来就是治学的常识。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而在当今应该强调的是,进入了电脑、网络的时代,上述概念并没有过时。网络上资料浩繁,包罗万象,搜检迅捷,的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于是许多学子造成错觉,需要什么资料上网一搜就是,艰苦的目录版本研究似乎可以略过。其实网上的资料都是需要人录入或扫描贴上去的,但凡一门学科需要的系统的最基础资料,前人若没有做过,网上是不能现成提供的而网上的资料也未必可靠无误。所以本书的资料搜集,还是要调动许多人力,进图书馆翻阅五十年的数百种杂志,搜检剧本单行本和剧本集,对大量剧本的信息做考证……一一做此类的笨功夫。

目录之学是治学的门径,本身也是最基础的研究。《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序》中指出,编“总目提要”的想法,是1983年初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前身——戏剧研究室接受了一项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研任务,编写《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时候提出来的。因为“要编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首先就遇到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现代戏剧,从19世纪末年以来,到底发表或演出过多少剧本(包括话剧、新歌剧、舞剧、哑剧、新编戏曲)?这些剧本是写什么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没有通过科学的目录学手段进行全面调查之前,不可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回答。”结果,是经过多年努力编成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出版后受到欢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者

的可靠的研究基础。在中国当代戏剧研究上,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也推出了集体撰写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一书(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书的编写也面临着上述的同样的最基本的问题。与该书同时上马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正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通过本书的编撰我们可以知道,在1949-2000年中,大陆发表的剧本数以万计(本书收录18628种),台湾发表和上演的剧本数以千计(收录3144种),香港发表的剧本也数以千计(收录1623种),澳门的少一些(收录454种)。但本书不仅是提供了剧本目录可供查检而已。从剧本内容提要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五十年的剧本中写了些什么。由于2300多个剧本提要是较有代表性的剧目,并且按照问世时间顺序排列,所以阅读一过,相当于浏览资料形式的戏剧史。

从剧目的版本信息我们还可以知道,大陆的剧本多数是由大批定期出版的戏剧期刊发表的,由全国各地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期刊系统和剧本发表数字的庞大直接关系,但台湾、香港都没有这样的期刊系统,剧本基本是由出版社出的单行本与剧本集。浏览剧名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剧名重复的现象很多,主要出现在大陆剧本中,这是因为同一剧本经常被各剧种相互改编,这意味着大陆剧本的原创数字比表面数字要少得多。剧本体裁的信息显示出当代戏剧观念的开放,因为它们变得丰富多彩五花八门(香港戏剧甚至多不标体裁),再不像现代戏剧那样中规中矩,绝大多数都只表明“悲剧”、“喜剧”了;由于本书很少收录传统老戏的记录、整理本,因此剧本体裁信息还显示出大陆当代剧本中新戏曲数量大增,不再像现代戏剧中那样为数寥寥,而是可以与话剧分庭抗礼了,而台湾、香港的剧本中话剧占据了绝对的多数……诸如此类的宏观信息,作为资料显示的事实呈现,对于尚属薄弱的中国当代戏剧研究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本书能给关注中国当代戏剧的人提供研究的某些方便。

《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序》中,曾给该书的编辑方针提出三点追求:1. 尽量求全。即搜寻到的一概收录,而不以某种政治的或艺术的标准加以取舍。2. 真实客观。剧情提要忠于原著,不加评论,客观介绍。3. 剧情提要的文字力求准确、简明,语言风格力求与原作保持一致,原作中特别精彩的语句适当引用。本书作为前书的续篇,继续贯彻这三点方针。而由于当代戏剧的具体情况,本书又在上述三点之下有两点补充:

1. 注重原创。老戏整理本一般不收录,同一剧本被其他剧种移植的本子不收,凡属于改编的均收录。

2. 总目与提要分立。在《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总目与提要是合一的,就是有一个剧目必有该剧的内容提要。但这种合一在本书则难以做到。首先是1949年-2000年的大陆戏剧数量庞大,其中主题相同、题材雷同、人物故事类同的情况十分严重,把所有的剧本写成提要实在无必要,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剧目写成提要才是合理的方针。其次是台湾剧目中有大量的仅有演出记录而无剧本发表的情况,还有许多虽有剧本发表但已经绝版难寻,无法写作提要的情况,势必造成全部收录剧目中只有一部分能写成提要的局面。这就使本书形成了总目录(包括全部收录剧目)、剧本内容提要(由总目录中的一部分剧目写成)两部分分立的状况。

由于学识水平和时间精力的限制,前面三条我们不敢说完全做到了。而后面的两条补充则大有学术的难度。“注重原创”一条提出了对数量众多的老戏整理本、移植本与改编本作甄别的课题,模糊不清的情况有时候很难避免。“总目与提要分立”则提出了如何确定哪些是代表性剧目的难题。在选择代表性剧目上,我们并不以某种政治或艺术标准定取舍,而是从多种角度考虑:思想深刻新颖、艺术优秀卓越是代表性,代表某种政治倾向、社会思潮、艺术追求是代表性,反映某种题材、代表某个剧种、某种风格某种手法上的突出也是代表性。这样的选择尽力避免了标准的褊狭性,但即便仔细研究,多请益专家,也难以做到完全妥当。所以,本书难免失误与种种不足。我们期待读者、专家的批评指正,以期今后再版或出续编时修订补正。

《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序》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相配套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和《中

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两书,本应该是资料性的“总目提要”先完成,再开始编写“史稿”,但因为按计划完成国家科研项目的原因,“史稿”先出版了,“总目”的完成与出版却在十多年之后,这在程序上多少是颠倒了,于是在看到出版的“总目”以后,顿生“史稿”还该认真修订之感。而现在,相互配套、同时上马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与《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还是资料性的“总目”出版在后。但这一次,我们的心情有所不同。这固然是因为“当代总目提要”虽然后出,但滞后的时间不那么长,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其本身的完成,还是我所(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前身——戏剧研究室于1983年开始计划的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两史”、“两目”工程的最终告成。对此,我们难掩心中的欣慰。本书自2003年起编撰,至今历时九年多我们对长期以来以专注的精神、艰苦的劳动投入于此工程的众多学者和青年学子深怀感谢和赞赏之情。

2012年3月